

灿烂的德清历史文化

精工典雅 桃李芳馨

——沈铨及其南蘋画派

□ 施兰

沈铨其人

沈铨(1682~1762年后)[清]字衡之、衡斋,号南蘋、南苹、南评,浙江德清新市人。工写花卉翎毛,设色妍丽,画人物得不传之秘。雍正七年(1729年)年聘往日本,侨居长崎三年,对日本画坛影响甚大。

沈铨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年少时因家境贫困,随父学扎纸花、纸冥屋等手工艺。后其父曾带沈铨去浙江平湖,在平湖拜花鸟画家胡湄(字飞涛,号晚山,又号秋雪,浙江平湖人)为师,为其入室弟子。至20岁左右,专事绘艺,并以此为生。清初至乾隆年间,花鸟画风格多样,有以八大山人和石涛为代表的水墨写意派、以恽寿平为代表的常州恽派、以高其佩为代表的指头画派、以郎世宁为代表的新体画派等。沈铨与上述诸家画风均不同,但又博采众家之长,“古法之佳者采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之可采者融之”。设色造型方面远宗五代时期黄筌写生法、近取吕纪画法,善绘花卉禽兽,注重写实,画风严谨工细,造型准确生动,工致精丽、赋色浓艳,极尽构梁之巧。构图上受马远、夏圭的影响,以边角取景,寥寥一角,微微一隅,即将花鸟与山水结为一体,意境幽远。

雍正年间,沈铨的画作《百马图》流入日本皇宫后,日本国王尤为喜爱,遂派特使来中国寻访沈铨。根据日本有关史料记载,清雍正九年(1731年)沈铨受日本之聘,偕弟子十数人至长崎,不久即开办画院传授中国花鸟技法,历时3年。其画风深受日本人推崇,形成“南蘋派”写生画,对日本画坛影响巨大。日本画家园山应举将其誉为“舶来画家第一”,沈铨可算是促进中日绘画交流的一大功臣。

沈铨一生勤于绘画,现存传世作品颇多,据相关专业书籍记载统计,存世作品共计366幅。如代表作《封侯图》、《松鹤图》、《老树蹲鹰图》藏于故宫博物院,《耄德洪基图》轴藏广东省博物馆,《双鹿图》、《梅花绶带图》藏于南京博物院,《碧梧栖凤图》、《柏鹿蜂猴图》藏于苏州市博物馆,《秋桐群鸡图》藏于上海文物商店,《锦鸡绶带图》、《喜报三台图》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孔雀图》藏于无锡市博物馆等等。如此众多的佳作留存,恰是印证了当时花鸟界对其“江南高手谁第一,吴兴沈生世无匹”的赞誉评价。

南蘋画派

沈铨在世时积极传授南蘋风格花鸟技法,拥有弟子众多,据《沈铨研究》载,国内就有沈天骧、童衡、吴琦、汪清、陆仁心、郑培、高钧、高乾、王国丰等人。另据日本美术史料记载,日本有其嫡传弟子或再传弟子如熊斐、江越绣浦、鹤亭、真村斐瞻、黑川龟玉、渡边华山、与谢芜村、宋紫石(即楠本雪溪)、建部绫足等人。沈铨的门人们不断地继承和传播沈氏风格绘画,即使在百年之后还有不少画家仍在努力学习其绘画技巧,逐渐地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画坛形成并壮大了南蘋

画派。光德清新市镇就先后涌现了诸如虞应樾、沈亦然、陈芬、陈儒珍、陈毓珍、谈德寿等等书画家,画技传承,画艺绵延,当时足以耀眼江南。沈铨南蘋画派中代表成员有:

沈天骧 [清]字驾千、石耕,浙江德清县新市镇人,沈铨侄,生卒年不详。善花卉、翎毛、走兽,画得其家法。用笔工整,设色绚丽,钩写兼用,颇有生意。惜年不永,故流传作品甚少。

童衡 [清]字聘三,号志丑,浙江德清县新市镇人,沈铨入室弟子,生卒年不详。善画花卉、翎毛、走兽,尤擅画马。鹿、松、鹤,笔墨工致,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深得乃师神形,几可乱真。声誉于时,日本人对之作甚为珍重。

吴琦 [清]字补之,浙江德清县新市镇人,沈铨弟子,生卒年不详。擅长画松,喜作大幅,画笔纵恣奔放,沉着畅快,天矫离奇,墨色苍润,风格奇崛,自具面目。

高钧 [清]号霁亭,浙江人,沈铨弟子,善画。雍正七年与其师同游日本长崎。代表作品:《秋怪白头图》。

高乾 [清]浙江桐乡崇德人,字其昌,号萍庵,别号含山,沈铨弟子,善画,雍正七年与其师同赴日本长崎。

郑培 [清]字山如,号古亭,苕溪人,一作江苏丹阳县人,后追随其师到日本。

作品鉴赏

作为沈铨的桑梓之地,德清博物馆珍藏有沈铨及其弟子传世绘画作品若干幅,其中沈铨的《桐荫猫戏图》、《松竹双鹿图》、《花鸟轴》,以及童衡的《双马图》等作,经过近几年的抢救性修复,已重获生机。现甄选其中部分略作介绍。

沈铨桐荫猫戏图 纸本,设色,纵159厘米,横89厘米。此轴绘秋日坡地湖石,衰梧丛菊,双猫神态各异,其一栖息湖石之上,回眸俯视下方;其一伫立坡地之上,举首静观上方,上下呼应,妙趣横生。整画动静相间,气韵生动,设色层次丰富,敷色妍丽。笔法方面用笔兼工带写,以没骨法画梧桐叶和菊叶,以淡墨双勾秋菊,湖石处用淡墨皴擦、浓墨点苔,双猫画法工笔细润,逼真传神,尽显盎然生趣。左侧书有款记:“庚子三秋写于东湖第一山南蘋沈铨”,即为康熙五十九年(1720),系沈铨四十三岁时所作。钤印“沈铨之印”(白文方印)、“南蘋氏”(朱文方印)、“技是平顽懒是真”(白文方印)。

沈铨松月图 纸本,水墨,纵87.3厘米,横113.3厘米。此幅以松树局部为主体,古松枝干虬曲,斜贯于画面上下,看似形断而意不断,松冠后衬以明月一轮,若隐若现,构图颇具意蕴。品读全幅作品,画面布局得当,疏密有致,用墨色泽苍润,笔意遒劲,写尽松树古雅苍劲之姿。根据款记“乾隆乙亥新夏七十四老人沈铨写”,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可知此画为沈铨晚年技法娴熟时所作,笔力老辣,构图虽简但意丰,尽显苍浑疏远之趣。另有钤印白文方印“衡斋”、白文方印“沈铨之印”、朱文方印“南蘋氏”、白文方印“到老学不足”。其

中“到老学不足”的闲章话语,体现了沈铨在艺术创作上不断精益求精,是其奋苦专一的精神写照。沈铨所绘松图很少,在日本神户市博物馆内还有当年沈铨在日本居住时于癸丑年(1733年)所画的松图的摹本,两者的构图和技法都比较相似。在沈铨的绘画、书法、篆刻艺术中,以花鸟走兽画最为出色,根据此幅《松月图》,可见沈铨水墨技法亦甚为精湛。

沈铨松竹双鹿图 纸本,设色,纵201厘米,横113厘米。此画取“百龄食禄”之吉意,画中以松竹作衬,双鹿为主体。古松苍劲,枯藤盘绕,竹叶葱郁,山石上雌鹿作蜷缩状卧于地,雄鹿伫立并回望凝视伙伴。双鹿形态逼真,渲染精细入微,特别是毛茸晕染细腻和鹿目勾勒传神。松树刻画浑厚大气,松针描绘工整且辅以花青作衬,运笔时又以勾勒与皴擦并用表现松干的苍秀挺拔。整画构图丰满,笔力张弛有度,敷色典雅,浓而不俗,淡而不薄。作品上钤朱文方印“沈铨之印”、白文长方印“家住苕南余不溪”,右侧署款“□乾隆丙□□□秋南蘋□沈铨”,其中有四字已湮灭,但依据残存墨迹仍能推断出此画作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为其晚年技艺成熟时所作,技法纯熟,颇具功力。

沈铨花鸟轴 纸本,设色,纵174厘米,横92厘米。此轴虽较为破损,但主体画面还清晰可辨,画面设色素净,意境古雅。叶落疏桐秋正半,萱草芙蓉竞相展颜,树根处草石相拥。其间又画有多对山禽,一对绶带一上一下栖息于梧桐枝,似在对话,遥相呼应;秋花绽放处,画面定格于鹌鹑振翅俯瞰芙蓉的一瞬间;草丛间四对鹌鹑错落分布,形态各异,妙趣横生。落有款记:“乾隆己卯仲春南蘋沈铨写 时年七十有八”,亦为其晚岁得力之作。秋桐、萱草等画法写意,运笔流畅,不受物象拘囿,以没骨写叶,淡设色轻晕花容,疏淡雅致;鸟雀画法同样工整细致,但笔法以至炉火纯青之境界,所绘物象形神兼备,清新灵动,极富生趣。整幅用笔或粗犷写意、或工整细腻、或干枯凝重、或滋润流转,将兼工带写的工笔画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足见其晚年画艺之娴熟高超。画中钤白文方印“臣铨之印”、白文方印“南蘋”。

沈铨指画 纸本,水墨,纵33厘米,横59厘米。此幅指画镶嵌于一幅七挖作品里,位于七件书画小品的左上角,画面简括,用水墨轻绘寒塘一角、残荷一株,浓淡水墨相辅相成,造型线条浑然而就,草草几笔亦颇具意蕴。右侧落款“衡斋指画于西湖小筑”,旁钤“沈铨之印”白文方印、“南评”朱文方印各一。

沈天骧秋蕉步鹤图 纸本,设色,纵161厘米,横88厘米。作品以落叶秋蕉和白鹤觅食灵芝为主题,山石、小草和花朵为衬托,寓意“吉祥延年”。芭蕉水墨勾勒淡色皴染,山石绘画用墨饱满再辅以浓墨点苔,白鹤造型准确形态生动,体现了画家精妙笔墨和不俗功力,颇具其师笔法气韵。画中右侧落有“乾隆癸巳浙西驾千沈天骧”款,下钤“沈天骧印”、“驾千”二印。

童衡双马图 绢本,设色,纵114厘米,横40厘米。画面以古树、双马为主体,辅以湖石、秋草,古木苍劲,双马依偎而立,湖石伫立,秋草漫漫。所绘树、石和坡地,行笔凝重,苍逸清润;双马线描工细,劲健隽秀。整画形神兼备,意态生动,布局、敷色和用笔酷似其师拟“松雪(赵孟頫)”的《寒林野马图轴》(现藏日本)。右中款署“童衡”,下钤“童衡”白文方印和“聘三氏”朱文方印。

吴琦松树双雀图 纸本,水墨,纵167厘米,横87厘米。作品描绘山崖边一险松,干直枝垂,虬曲苍劲,一对山雀上下伫立松枝间。苍松干枝淡墨勾勒,浓墨焦点,古雅浑厚;山雀工笔写意,栩栩如生,深得乃师之传。右侧款署“补之吴琦”,下接“琦之印”朱文方印。

结语:沈铨绘画在中国花鸟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沈铨及其南蘋画派对整个清中晚期国画尤其是花鸟画的贡献不可小觑,其写实技法对当时西方绘画的传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赴日期间对日本画坛的影响深远,是为促进中日书画艺术交流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些重要性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瞩目。



沈天骧秋蕉步鹤图



沈铨桐荫猫戏图



沈铨花鸟轴



吴琦松树双雀图

童衡双马图